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殷子衡 张纯一合集>>

13位ISBN编号：9787562251248

10位ISBN编号：756225124X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卓恩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宗教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是辛亥革命研究中关注不多的一个面相。

本集作者殷子衡、张纯一均为辛亥人物，又都在此前后皈依基督教，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殷子衡（1875—1957），湖北黄冈人，字子恒，号姜园。

少从舅父吴贡三读书，在舅父影响下加入日知会，从事反满宣传，翻印和转运大量鼓吹革命之书籍。

1907年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直至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破狱而出。

曾参与汉阳、黄州革命政府工作，代订黄州临时政府章程。

革命党内部政治纷争出现后，退出政事，转意于国民教化。

殷子衡本为儒生，在狱中受刘敬庵影响，信仰了基督教，认为唯有基督教可将中国人根本救起，离开政治后任职武昌圣公会，著有《狱中记》、《中华婚姻鉴》、《达湛然和尚书》、《演讲集》、《中国哲学摭言》、《比较宗教学》、《皈依基督自述》、《中国基督教两大伟人》等书，另有《姜园日记》60册未刊。

张纯一（1871—1955），湖北汉阳人，字仲如，号觉义、证理。

少时中秀才，喜读先秦诸子书，也曾博览新学。

1904年执教武昌文华学院国文，以革新道德、革新人心与学生相勉。

因该院为圣公会所办，不久皈依基督教，感到基督教为中国自救自强之道。

刘敬庵筹组日知会时，邀请张纯一加入，参与演讲等宣传活动，并作军歌鼓舞革命热情，流传甚广。

刘敬庵、殷子衡等日知会骨干被捕时，张纯一因躲避及时而幸免，后与教会人士一起参与营救活动。

武昌首义发生时，张纯一任编务于上海广学会所办的《大同报》，积极参与了上海反清起义活动。

后亦因政治纷争而不问政治，专心于文化和宗教事业。

张纯一民初宣传基督教不遗余力，但越来越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其中国化方面，即用中国释儒道墨诸家思想解释基督教，到20年代明确提出佛化基督教，著有《墨子闲诂笺》、《讲易举例》、《融通各教谈道书》、《耶稣基督释义》、《基督劝道义正》、《改进基督教之讨论》、《基督立教大纲》、《晏子春秋校注》、《国学阐微》、《删订福音新编》、《佛化基督教》、《武昌日知会事实纪略》等书。

本合集所收录的文字，旨在略窥二人从儒生到革命者再到教徒的心路历程。

在整理过程中，对于错字，加[]予以标注，脱字加（）标注，对于难以辨认的字则用口表示，各个别明显文字错误则直接予以改正。

本集没有收录他们的全部文字，原因是有些已经失传，或搜集困难；有些属于纯粹的宗教哲学论述，与辛亥革命关系不大。

搜集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张春林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研究生李周峰、易龙等往返奔波于国图、省图，做了不少复制和抄录工作，特此致谢。

何卓恩 于华中师范大学 2011年2月

内容概要

殷子衡、张纯一是日知会骨干、辛亥革命号召者，本书收录的是参与辛亥革命并力图用宗教改造中国社会的两位思想人物殷子衡、张纯一的部分稀见著作，这些著作既记录了湖北革命团体的活动真相，又能反映革命之后一批革命志士的思想面貌。

书籍目录

编者言
殷子衡文集
诗三首
狱中日记
附：孔孟心肝之前半
皈依基督自述
题刘静庵画像
中华婚姻鉴
张纯一文集
日知会之缘起
述归命基督之由及对教会之观念
宗教天演合论序
论祭祖墓
基督教外篇
答熊子真
答殷勤道
粪夫官僚比较表
基督教与佛教
基督之生命观
讲演语录
世界文化之归宿
七日来复
改造基督教之讨论
中华新基督学自序
呜呼愚谬可悯的基督教
后记

章节摘录

于是左右将予扛至棚上，以予辫发系于横木之孔，两手拴于两旁木柱中，折予双膝，跪于铁链，复以长棍压于两脚之颈，用二人以力上抬，痛不可耐。双寿前来问曰：“你招供词，你只供萍醴革命军是刘敬安的党羽，刘敬安即是刘家运数语，我即释你回去。

予默不语。

伊再向予曰：“这痛苦难受，你说，你说我就放你下来。

予忍痛不语，约四五分钟之久，始将予解下。

予伸足坐地，脚胫痛、双膝痛、两膀痛、头痛、骨肉皆痛。

心中焦灼，如火中烧，悲愤交集，遂不欲生。

王思位斜坐案旁，先以好言劝慰曰：“你放明白些，此案与你毫无干涉，听说刘敬安是长江上下游匪首，势力很大，军学两界，他已联络就绪，预备何时发动，你必知之。

你若直供，即可将你释放。

予见彼甚无聊，用此种骗术，诱予入彀，予愤怒不能自禁，乃大声曰：“你们想把别人的血，染自己的顶子（因鞑鞞官制，能多杀汉人立功，升级至头品顶戴者，赏红顶），那是不能的。

甚么长江匪首，我一概不知。

王思位闻予辞锋甚厉，迥变常态曰：“我与你说好话，你还动气，再棚起，拿藤条来鞭他的背，看他招供不招供？”

于是将予衣服脱尽，只留单裤在身，依然棚起。

隶卒左右环伺，束细竹枝为鞭，二壮丁用力怒击予背数百，血流如注，痛入肝脾。

王思位及双寿、冯启钧三人先后笑谓予曰：“你照直说，免再受刑。

予终不忍说出同党之一人，更何忍说刘敬安是匪首？

伊等见予坚忍，用刑愈毒，予背肉横飞，血流湿裤，额上冷汗，涔涔然滴与泪合，气息奄奄，四肢百体均失作用。

予心以为必不能再生活于世。

彼等见予将死，稍发一线天良，嘱隶卒将予解下。

予复苏，又伸足坐地，侍役以手擦予之膝，予心跳跃不止，血轮停滞，身体麻木，不知疼痛。

忽有警士向冯启钧报告，谓某处墙倒，压毙多人，请快去相验，以免途人堵塞，致起惊慌，故即刻退堂。

隶役扶予至帘外，就矮坐，给饭汤合一盂。

予仅饮汤数口，饭则粒难下咽。

徐觉气息稍长，心跳略缓，天心莫测，在人以为必死者，而复有以生之，斯亦不幸中之大幸矣！

时钟鸣三下，差役四人押予出，二人提灯，一人揪予辫发，一人导于前，唤坐人力车。

车行颇疾，不觉至一衙署，入旁门，过深巷，抵一栅栏，守卫者启门放予入，人声哗然。

禁卒拆予辫绳，脱予衣襟，摸予袜履，搜予全身毕，然后开一号房门锁，将予推入内，又用大链一端锁予颈，一端系于便桶。

链长不过三尺，站立不能，睡眠亦不得。

狱房纵横才六尺，内住九人。

有吸鸦片者，有扞臭虱者，有咳唾涎涕不止者，有大小便于予所系之桶者，有出恶声斗骂者，且有用各种方法敲诈新犯者（名曰桶子老板）。

予欲就桶边之地而坐，然四周尽湿，其腥膻臊臭之气，扑鼻而来，不可向迤。

予叹曰：“此何地（后闻老囚人云，系江夏县狱）！”

非十八层活地狱乎？

哀我同胞，受此惨苦而不之觉，犹白相鱼肉，如以色列人之作埃及奴。

毒哉！

专制政体之遗害于生民也。

二十日早九点钟，朱松坪闻予入此狱，即从彼之狱室来见予曰：“汝何来？”

予用佛语答之：“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松坪慰予曰：“汝其少安勿躁，我已在此十八层地狱中阅历十八日矣！”

汝来此，我可为汝照应。

朱君旋遁去。

予兀坐良久。

有顷，朱君命同难者送来稀饭一罐，馒头两个，酱菜数片，予勉强食之。

如是者阅数日。

二十三日清晨，提予与朱松坪复审，各乘肩舆至武昌府署，坐西花厅之走廊下。

予与朱君虽傍栏杆小步，而看守森严，不敢对语。

予举头见厅前木柱上有联云：“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鸟啼鹊噪，恐有冤魂。”

予腹诽之。

满人入关，残戮我国民，霸占我国土，二百六十年来，冤声载道，鬼哭神号，尔犹未之闻耶？

尔之眼光仅及于阶前墙外，无怪乎尔等之自戕爱国志士，向异族邀功也。

十点钟，予饥甚，向差役求食，伊即买锅块数枚，予与朱松坪分而食之，然渴尚不得一滴水也。

梁钟汉则因饥渴大骂，亦同免于饿。

正午十二时，复将予与朱松坪提入后花厅，使各坐一室。

俄而胡瑛手锁铁链，从予所坐之室门经过。

未几，予舅父吴贡三亦锁入予对面之一小房。

斯时刘敬安、季雨霖、梁钟汉、李亚东、张难先皆分别禁坐，以待会审。

此次鄂中大吏，齐集武昌府署。

冯启钧为司门之役，门前卫兵数百人，异常严厉。

承审员计十三人：梁鼎芬、陈树屏、冯启钧、赵以楠、杨寿昌、王思位、熊家骥、程笙，余六[五]人

不素识。

梁鼎芬因杯酒酬酢，至则极迟。

午后八时，始将予等提审。

惟刘敬安受刑极重，死而复活者数次。

盖官场急求保案，刑逼刘敬安为匪首，直供刘家运，以求其所大欲，故以人命为草菅也。

鞭背见骨，扑面青肿，卒无所得。

余则按次刑讯，尚无大伤。

审张难先时，张索纸笔直供千余言，大意即吾不革命谁革命？

吾不革命，不仅负吾笔墨，吾且负天下人也。

投笔厉声曰：“斩便斩，索供何为？”

冯启钧曰：“久闻先生名，革命党首屈一指，郭尧阶向为我言之矣！”

谓属表亲，素稔先生事，果不爽。

审梁钟汉时，梁钟汉笑骂官场曰：“干天下事，我辈天职也，岂有畏死之革命党乎？”

李亚东则手书一卷，哄堂大笑，气压斗牛。

松坪则曰：“我为革命而来，来无他事，元璋天下，失之胡儿，即不还之元璋，亦当还之汉人。”

问官欲推出斩之，朱子龙厉声曰：“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尤难；不杀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则革命不成。

革命党之血，即灌溉汉人自由之肥料也，固求之不得。

伸颈大呼曰：“杀，杀，杀！”

审过午夜十二时，犹未退堂。

当钟鸣四点，而上座梁鼎芬忽腹泻满座，衣冠俱臭，会审者相对不言。

梁鼎芬提裤下堂，会审者俱散，予等仍分别人[入]监。

未久天亦放晓。

此次会审后，预备分别治罪，或梟首，或永远监禁，予等九人，惟有静待其决断执行之耳！

各自处理后事，赋诗见志，自挽鸣哀，预备家书，与世长别。

闻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务部忽来电云：“关于圣公会之日知会刘敬安案，从缓办理。

”盖美公使既抗议，而吴禄贞、程家桢等亦暗中于庆王、肃王前有施救之术也。

翌年春，予与松坪同住一监房，并且同榻。

正月二十日，予病日笃，朱君殷勤照料。

予恐其传染，请朱君另搬一房，朱君不忍离左右。

敦促再四，然后搬出。

朱君出后，予病更重，三胞弟子平来，是夜同予宿，未解衣带，时呜呜哭，终夜不已。

以为予必不能久于人世，予心犹未乱，嘱三弟曰：“你暂归家，请奚寿益先生来，为予诊治。

”时大雪霏霏，行人没膝，三弟冒雪归里。

越数日，予二伯父年七十余，引奚先生来，馆于刘宅。

二伯父一人入狱视予病，一见辄泪盈两颊，谓予曰：“奚先生来武昌，不肯进狱，彼闻刘宅中人谓狱中大疫，每日死人，最易传染。

”予始悟岁寒知松柏，患难识亲朋。

于是七十老人不忍舍予而去，看护狱中，不胜悲怜。

幸有方言学堂李西林，湖南郑先声之甥也，精岐黄，闻予病，特来医治。

予金告罄，李君典衣为予买药，予辗转床褥者七十余日，李君间日必来视。

又有同狱室之患难朋友胡润扶持左右，待予如手足。

予病稍痊，而朱君松坪又染疫极重，血痢不止。

予扶病勉侍汤药，洗涤污垢，竟不能治。

口占数语云：“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

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

”掷笔咯血数升，面尽赤，泪如雨下，谓予曰：“吾不敢云诗，留与人间表吾心之血痕耳！”

”历一小时而逝，目不瞑。

五月初，予病渐愈，食量日增，予母闻之悲而且喜，尝备豚鸭及各种食物，命予二弟子林送来。

予家素贫，母亲已老，未能朝夕菽水，反令高堂时刻为我忧伤。

病后食馋，食此恩物，涕泪如洗面也。

是时有日知会会员先予而遭难者熊丽堂，常来照料，且烹鳖馈予。

欧阳泽垠，湘人，萍醴革命之参谋长，时为予煎茶，不离予侧。

张难先闻予病后太弱，典衣买鸡以馈之。

胡瑛托周兰陔送来银洋数元，以作汤饵之费。

至于予舅父吴贡三及李亚东、季雨霖、梁钟汉，亦均于患难中时有赠遗。

惟刘敬安则禁锢臬司狱，不易通讯，亦自危苦万状也。

……

编辑推荐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殷子衡 张纯一合集》是其中一册，收录殷子衡、张纯一等两人的的文章，旨在略窥二人从儒生到革命者再到教徒的心路历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